

## IT・普通話

黃錦華

特區政府自回歸以後，在教育政策上最標榜的莫過於「兩文三語」和「資訊科技」這兩大項目。前者代表著香港由殖民地統治回歸到中國統治後，以一國兩制的姿態運作的一種特色；後者正隱含著香港面對著世界性經濟逆境的挑戰，作為亞洲尖子城市，如何尋求突破的自強出路。這兩種社會需求恰恰都反映在今天的教育路向上，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現代教師的重要使命。試問今天教書的，誰沒有捲入這個漩渦裏？誰可以「獨善其身」呢？

從社會角度看，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為社會培養人才，提供合需要的人力資源，而教師本身就是這個過程中前線的技師。「訂單」要兩文三語，我們嘴裏說的便不可以獨沽一味；買家要 IT，我們也得很 IT。總之，這是社會對我們的要求，積極點說這也是教師們的時代使命。

作為一個普通話老師，我們是有責任去思索一下普通話科可以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去完成教學任務。一向不主張迷信，管他資訊科技有啥厲害，它到底是個工具，世間沒有工具是萬能的。它有沒有用主要看你怎樣去用它，資訊科技對於普通話科亦然。

語文本來就是人際間溝通的其中一種學問，重點在於溝通，要溝通就必須要互動，而在互動背後便要配合著千變萬化的條件，包括了環境的偶然因素和人內在的思維因素。而這些又受著人的性格、情緒、文化、目的等因素影響，凡此種種都是機器無法取代的，電腦始終不是人腦。如果按這個來推論，資訊科技便好像並不適合應用於本科上，於是有人會說：「語言，是活的嘛，對著一台死板的機器，怎麼學呢？」

但別忘了，資訊科技既然是個工具，工具雖不可取代人，卻可以幫助人。電腦雖無法像人一樣去溝通，但它能輔助人去溝通。學語言最需要的是語言環境，而電腦的強項正是懂得怎樣去模擬，在模擬環境中學習不正是我們語言學習中很有利的手段嗎？

早在資訊科技沒有正式提出來以前，語言實驗室的使用價值已經廣泛地受到肯定。這正是科技給人的一種便利，當一位語文教師面對著三、四十個學生，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個別指導，相信香港的普通話老師早已深諳箇中苦處，人數眾多、節數不足，教師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哪有時間一個一個去正音，一個一個去輔導呢？而缺少個別指導的語言教學還算是一個合理的語言教學嗎？而語言實驗室正克服了這方面的一些缺點，當大多數學生按著預定的程序學習之餘，老師還有時間可以直接而不受干擾的指導個別同學，在某種程度上，機器已經擴充了師資人力，由於「人力」比較充裕，教師才有空間去進行輔導，這可不是科技輔助了溝通嗎？這只是一例，現代的資訊科技更講求互動，在互動的環境底下將會給予普通話老師更多、更廣的教學空間，當然這些空間還是有待你我努力去開發，才會出現。

在語言教學的過程裏，最著重的當然是能力的培養，其次才是知識的積累。凡是培訓能力，對施教者而言，最容易遇上的自然是需要面對眾多個別能力的差異。要處理好這個問題，必須付出很多時間作個別的輔導，而且還要不斷因應大多數人的需要而調整課程、內容或進度。但此舉不但吃力，也不一定討好，因為永遠滿足不了所有人的需要。香港的普通話老師面對著課程緊密、節數少、而學生人數眾多的惡境，不是每天都在這種欲罷不能的問題上打滾，經常幹著「犧牲小我(少數)，完成大我」的事嗎？

站在學習者的角度而言，最理想而又合理的進度自然是按著自己的能力、步伐去走；學不會的，重來；搞不清的，先搞清楚才去學新的。這種 self-pace 的學習模式對於那些培養能力為主的科目尤為重要。恰巧這一種需要又偏偏與香港

教育制度下的現實情況大相徑庭，成為一種奢侈。

資訊科技教育在特首的號召和教育署的推動下，一時雷厲風行。姑勿論資訊科技教育是否可以在香港開花結果，無可否認的是它已經為香港教育工作帶來了不少衝擊，甚或一些契機。普通話教學一直所冀慕的奢侈品 self-pace 是否也可以從 IT 裏面找到一點希望呢？這起碼在理論上是可以的。電腦程序和人類智能的結合起來便是電腦教學中最主要的教與學的手段，利用電腦學習的人最愛用的，莫過於在既定程序底下容許不斷的嘗試、探索、再嘗試……這種自我步伐的空間可幫助學習者清楚肯定地把學到的東西一點一滴的積累，避免了那種因恐怕「丟大隊」，而弄得不清不楚、不求甚解的因循狀態。普通話科作為一種培養語言能力的科目，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底下，一台電腦就等於一個教師助手：在那「設定」的學習片段裏，的確可以做到幫助孩子按著自己能力進度去學、去練、去鞏固。在某個程度上也就解決了教師付不起時間去作個別輔導，又或者為了「完成大我」，而對課程作迫不得已的遷就調整。而得益最大的還是孩子，學得快的可以挑戰更高的，學得慢的也得到應有的滿足，夫復何求呢？

話倒可以說得挺美的，現實上科技到底也有所局限。語言是種溝通的工具，語言科的學習自然要求有一種互動回應的過程。而電腦目前能做到的還只限於是數理邏輯的程序的回應，要像人類活生生的與人對話，從來只有在電影的情節上才可以看到。所以再從新課程所提倡的聽、說、讀、寫四個能力範疇裏看，資訊科技的表現便很不一樣了。

「寫」的範疇只要求聲音與符號的對換，這種要求對於電腦來說只算是小菜一盆。君不見坊間銷售的普通話科教學軟件大部分都是與漢語拼音練習有關的嗎？只要想得出來的練習花樣，電腦都可以為你製作音影兼備的互動效果。而學生在程式輔助底下不斷嘗試，也不難培養出分辨語音及熟習轉換符號的能力。在新課程劃分的這個能力範疇底下，資訊

科技的表現無疑是很突出的。

「聽」的主要要求是培養聽懂話語的能力。於是，能否建立起語言環境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香港的孩子每周可以聽到普通話的時數有多少，老師們應該心中有數吧。而電腦光碟的高儲藏量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影音結合的現場真實效果是課堂上所欠缺的；能夠隨心所欲地按需要反復細聽，又是電視教育望塵莫及的；而「超連結」的技術更容許了學生在聆聽材料中去發掘深究的資料，進一步作詞彙或語音等的學習，這更是老師們平日無暇兼顧的教學環節。看來，資訊科技在「聽」方面的表現還是非常出色的！

電腦科技到目前為止還不能做到百分百的辨聽人聲，雖然偶然也會聽聞有些軟件開發公司聲稱已掌握了這方面的技術，但從市場上始終沒有動靜的情況來看，便可以知道這個技術關口是有待突破的。就是因為這個限制，資訊科技暫時便沒法完全符合新課程中「讀」的要求了。大體上「讀」的範疇可以分為「朗讀能力、語言知識和語用文化」等三個學習主項。其中「語用文化」和「語言知識」中有關學習詞彙、語法方面的學習重點，還可以借助電腦提供的文字和聲音素材來提高學生的知識；但其餘有關練習語音的項目和「朗讀」部分一樣，都要求即時的正音，正音過程少不了的是施教者作辨聽和診斷，而這些暫時還是電腦技術的殘障，在這個環節上就非得老師親力親為不可了。所以在「讀」的範疇上，資訊科技只能當個兼職的幫工吧。

說到電腦最無能為力的應該是在「說」的範疇上了。無論科技怎樣進步，情緒和性格都無法複製出來，也就是說，活生生的對話情境只可能出現在人類的口中，電腦實在無法作出有血有肉的自主互動。既然這樣，說話教學就不可能由電腦去承擔，充其量它只可以提供設定的片段供參考、供模擬。到此，資訊科技能幫上忙的份兒便顯得更少了。

IT 是件有用的工具，而並非萬試的靈藥。它到底能夠不能夠解決問題，是否靈藥，還得要看下藥的是否對症，如何

下藥，也許這才是 IT 教育中最決定性的一環吧。

## 作者簡介

黃錦華先生，現在任教於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為該校普通話科科主任。黃先生就讀大專時開始對普通話產生濃厚興趣，自此一直進修及鑽研。1985年加入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積極參與推普工作，曾任該社兼職導師。1991年與朋友合著《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模擬試題》一書。翌年加入考試局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小組，擔任委員至今。1995年成為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學普通話科科目委員會委員，參加編寫《普通話科課程綱要》的工作，1996年至1999年，為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學普通話科科目委員會主席。1999年起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委員。現任香港考試局普通話科科目委員會主席。